

回家

1·

為母親守喪期間，大姐傷感地說：「老母死，路頭遠；老父死，路頭斷。」

辭別了母親之後，回家的路並不遙遠。我兩個禮拜回家，甚至一個禮拜就想回家。我為什麼時刻想念，常常想回家？我想要什麼又在逃避什麼？好友說：「那就像人渴望回天家一般，因為那是一個被完全接納的地方啊！」

回家的路是一段心靈轉折的旅程。

我搭公車或捷運到台北火車站，先去窗口索取三哥為我買的火車票。剪票入站後，我緊緊盯著不斷跳動的時刻表，既擔心錯過又不敢提早下去，直到火車到站之後，才急忙衝下樓到月台上車，深怕吸進火車進站時鐵軌摩擦產生的鐵粉與廢氣，那是外子時刻叮嚀的。跳上火車，找到自己的位置，回家的感覺才慢慢甦醒。享受鐵路飯盒後，忍不住還是拿出文件資料看著改著，那可能是下星期的月考試題，生命教育課程必須閱讀的書籍，或者是渴望已久卻無暇閱讀的文學作品。然而過了板橋之後，火車爬出陰暗重見天日，窗外的景緻勾引著我的眼睛，文字不再吸引我，我的神思遊蕩在一張張飄過眼前的綠色神毯，一叢叢迅速倒退的林木，或者是山谷中綠意盎然的稻田流水人家。不知不覺間，我在藍天流雲之間迷失了自己，走進恬然靜謐的夢鄉。放下所有，把自己交給奔向故鄉的火車。一切的掛念隨著遠馳而去的鐵路軌道漸行漸遠，拋向一個看不見的黑洞，歸回真實的自我。

在廣播聲中醒來，「田中到了，下車的旅客，請攜帶自己的行李準備下車。」我抹抹眼睛，彷彿一個禮拜的疲勞都在火車上得到補足。像醉酒的人搖搖晃晃地爬上樓梯，過了剪票口，向候車的位子看去，穿著藍白格子襯衫的二哥露出溫厚的笑容望著我，那是他不變的神態，好像他永遠在那兒，等我。遠離家園後，回家彷彿是一個儀式：未進家門之前，哥哥前來迎接；離去時，哥哥開車相送。

在父母能吃固體食物的時候，哥哥與我會先去北斗一家著名的麵包店採買父親喜愛的起司蛋糕，替喜好嚐新的母親選擇新產品，買各式各樣的水果，再到超市大採購一番，從優酪乳、果汁到水餃，就像我們小時候，父親從市場拎著大包的魚肉、鳳梨與香蕉。現在這一切都免了。父親只喝流質的食物，他已無法感覺食物的美味。

2·

回到家，空手走向父親躺臥的房間，我輕叫：「阿叔」。日夜顛倒，白日嗜睡的父親，總是睜著眼睛等我。「你回來了。」「對啊。」高瘦的父親蓋著被子的身軀越來越乾癟，遠望使人懷疑被子裡真的躺著父親嗎？握著他伸在外頭的手臂，像是一片長長扁平的木板，纖薄的皮膚處處是紫痕斑點。

去年十月，我利用喪假回來一個禮拜，陪父親吃飯，看他吃著鰻魚、豬腳、豬尾巴，吃得香噴噴地。我們聆聽鳥兒的叫聲，父親指著窗外簷上跳躍的麻雀說：

「你看牠們還在屋簷上輕巧地跳著，好可愛！」吹過稻田拂過林梢的微風吹進屋子來，帶來清涼舒適，我們愉快地談起往事，身為農人的父親很自豪他能養育六個孩子，栽培四個大學生，「除了你，你哥哥一補再補呢！這還不要緊，補習費交了，人跑回家不唸了。」我沒敢告訴他：「如果我弄到需要補習才能上大學，我怕你會叫我別唸了啊！因為大姐那麼聰明，你卻沒栽培她。」「沒有人像我一輩子花那麼多錢呢，我蓋了三棟房子，你大哥這棟四合院，二哥、三哥兩棟樓房，花錢無數啊！」父親沒住過大都市，未曾見識有錢人花數億元買一棟豪宅的闊綽，一輩子在鄉下跟鄉人比，因此他對自己的一生相當滿意。

去年病情急轉直下，疼痛不適使本來就沉靜的父親更少說話了。我們靜靜地看著彼此，他轉身朝向我的方向側睡，我坐在床前小凳上，擦拭他眼角的水光，像小時候他擦拭我在外受委屈的眼淚；我撫摸他的頭髮，為他按摩頸項額頭，像小時候當他發現我在不該睡覺時睡覺，他會用他的額頭碰觸我的額頭，測量我是否發燒。他很乖順，正如當年的我喜歡靜靜地感受父親的體溫與觸感一般。我拍打他的背部與臀部，希望終日躺著的父親血液循環好些，舒服些，此時我回憶起血液循環不好的我從小四肢冷冰冰地，父親握握我的手驚叫道：「冷得像一支枝仔冰！」於是睡覺時，父親為我「兩肋插刀」，讓我的小手插在他的腋窩下，兩隻腿夾著我的腳，我想我整個人躺在他的懷裡睡覺了。病床旁，父親與我執手相望，世界退向身後無窮盡的遠方，我們的親愛徘徊於過去、現在與未來，在寧靜與平安中向深度與長度延展。

聽深夜的蛙鳴蟲叫，清晨在鳥聲中醒轉，這真是奢侈的幸福。擺脫台北的工作與負擔，清晨我在三哥的草原樹林間慢跑，踩著柔軟厚實的草地，看天上的飛鳥掠過樹梢，嘹亮的歌聲洋溢不絕，沒有趕著上班的時間壓力，沒有人聲車聲的喧鬧，草香花香瀰漫在空氣中，我全心感受這一份寧靜與自在。無須張羅三餐，外傭阿麗邀請我共享她烹調的食物。想唸書就唸書，想窩在爸爸身邊就窩著，想出去走在陽光下就去。我採食二哥種植的番茄、蔬菜與桑葚，感受豐收的滿足喜悅。

最喜歡寧靜的夜晚，蟲鳴唧唧，蛙叫如鼓吹，明靜的天空，星辰像是被擦拭過那麼大那麼明亮，有時月光照耀大地，田園有如一片銀色的世界。我走在曬穀場上，院子的玫瑰花散放著濃郁的芬芳，不遠處小河輕聲地流過，似乎怕驚擾寧靜的夜。螢火蟲提著燈籠飛過草叢與河流，在黑暗中一閃一滅，我遠離光芒之處，深怕踩著牠。蝙蝠繞著路燈，衝動地直線飛翔，我誤以為夜鳥驚飛。我感受這一份熟悉的靜謐，這是在喧囂的台北無法享受到的。故鄉的土地充滿我一生的記憶，也印滿過世的母親與大哥的足跡，我靜靜地走著，走在母親的腳印上，站在母親坐過的地方，端詳大哥手植的九重葛。走在生長的土地，我感覺與過去與母親、大哥如此親近，感覺如此釋放自在，我捨不得回房入睡。我想一直感受這一份感覺：這是我永遠的家，我的心靈可以安頓的地方。

爲了尋求心靈的撫慰，我不斷地走上回家的路。

想起少小時上學回家，我就想起兒子在紐西蘭上學回家的情景：十歲的他背著大背包，穿著寶藍短褲、鵝黃的短袖運動衫，在寒冬颯颯的冷風中狂奔，背後是晚天詭譎多變的雲彩，彷彿世界在後面追殺他似地。

我在自己的土地求學，卻也不比兒子高明多少。

從家庭走進世界，對任何小孩來說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鄉下孩子更困難吧！我在田裡玩，樹上爬，灌蟋蟀，捉魚蝦，所接觸的生命都天真可愛，單純有趣；加上全家人都寵我，媽媽說：「吃腦補腦」，我想變得聰明，要吃鷄鴨鵝的頭，兄姐無條件讓我；喜歡雞腿香，雞腿又是我的。常常被巧言令色的媽媽哄著，使我自以爲聰明又可愛。於是我愛表現，好說話，伯母稱我「快刀嘴。」一腳踩進學校，與同學相處最常聽到的竟是：「我不跟你好了！」「某人說你的壞話。」同學中我永遠的朋友只有一個—那是堂哥的女兒，我的家人。我常哭泣著奔回家向媽媽訴說：「同學欺負我，不跟我好！我不想去上學了！」從沒唸過書的媽媽總是很同情地聽我說，爲我抱不平，甚至說要去同學家理論。

最難忘自己像個英勇的女騎士，騎著鐵馬，飛馳於小鎮黑夜的馬路，一路上唱著激昂高亢的歌曲，衝回村莊盡頭田園的家。那是我唸彰化女中的日子，每天溪洲—彰化通車往返，總在黑夜的時候，才回到故鄉小鎮。下車時，必定看到同學爸爸等候的身影，但是他們是往台糖公司的，走的是街上的路；我——一個人回家，而且有一段漫長的無人家無路燈的黑暗等我。我應該是害怕的，道路兩旁種的是一大片蔗田、稻田，更可怕的是鄉人流傳「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圳溝旁鬱鬱的大樹枝幹常常掛著死貓，在月光下隱約可見牠們腐爛萎縮的身軀。家是一定要回去的，怕也要回去。我的父母此刻依然爲生活爲兒女打拚，我可以想見燈光下，忙碌一整天農事的父母，打草繩、打草袋轟隆轟隆的節奏，在寧靜的田野中如何地轟轟烈烈地演出。我不要依靠別人陪伴。我以飆車的極速衝過這一段黑暗，常有一種得勝的快感；有時我大聲唱著聖歌，相信上帝的保佑，相信我深愛的故鄉即使藏身於黑暗之中，也無可懼。

到中壢唸大學後，我沉迷於所愛的文學世界，也陶醉於大學寬闊優美的校園，我被這個世界迷住了，不太想家，不常回家，寒暑假偶而還滯留不歸，我追求自己要的，想看更多書，嚐試創作，意圖提升自己的能力，也渴望談一場深刻動人的戀愛。我不想回去那安靜的田園，不想把寶貴的時間耗在替哥哥照顧小孩，更不忍坐視父母操勞農事卻袖手旁觀。但是，有時候我特別想家，一定要回家，那是在我遭遇情傷或不如意的時候。我在世界遺失了自己，必須回家去找回來。當車子到達故鄉的土地，從窗戶看到那廣袤的綠色原野，聞到田地泥土翻動的芳香氣息，在彼此相望中，生命中某些紊亂似乎得到了梳理，而被否定的傷痛，在土地的接納之下，竟變得舒坦自在。看到故鄉的小橋，想起第一次約會的糗事，「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我忍不住對自己笑了。更奇妙的是面對慈愛的父母，無須言語，我心靈的傷痕就癒合了，雖然他們再也無法理解我的困頓

與挫折，也不能為我做什麼。

4 ·

也許連父母也不能了解他們帶給我的力量。

來到台北，為人師表，結婚生子之後，我更渴望回家。與為人妻、母、師的腳色相較起來，我毋寧是更喜歡當女兒的腳色，也許我還不知如何扮演其他腳色吧。我喜歡暫時出走，回家當女兒，接受父母的疼愛，我還捏造了一個美麗的藉口：「我要回去孝順父母，孩子啊，你們要效法媽媽，長大離家之後，別忘了時常返回喔！」但外子看穿我的心，他當著我對孩子說：「媽媽又要回去吮老奶脯了」，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吧。

在台北住了二十多年了，時間已經比在故鄉的日子還長，但我還是覺得溪洲才是我的故鄉。也許因為那是最初的，深深刻印的生命記憶。生長在廣闊的鄉野，我不喜歡台北狹窄擁擠的空間感覺，它束縛我的心靈，我想解開束縛飛衝出去；我不喜歡車陣、人潮與閃爍的霓虹；我喜歡故鄉的稻田、樹林。不喜歡車聲、人聲、麥克風的叫聲；我喜歡故鄉的鳥囀、蟲鳴與流水聲。人在台北，我只想往栽種樹木、花草的公園與學校去尋覓故鄉的顏色與聲音，感覺遠離人群的寧靜，得到些許放鬆與舒適。但是，那只是贗品，而忍耐到了臨界點，我必須遠離台北，回到我的家園，讓我重新呼吸那清新自然的空氣，感受那天寬地闊的自由，把自己徹底地浸泡在綠色與鳥聲裡。如此，我才能繼續忍受台北。

當女兒是我最初的腳色，那般甜蜜的滋味叫我留戀不已，也許就像母親常常說的：「一個人一生只被愛一次，那就是父母的愛。」其他的腳色大多是捨己與付出的，如果自己沒有極大的愛的能力，終會枯竭的。在講台上，憑藉過去累積的素養，努力扮演教師的腳色，一日勞碌完畢，忍受台北黑暗的交通，回到新店的家還要面對更大的戰場，幼小的孩子期待照顧與陪伴，更難的是如何讓婚姻可以變得容易承受些。昔日沉溺於文學浪漫抒情的女人，被現實中勞碌、壓抑與挫折緊緊綑綁，彷彿困守婚姻的圍城，所有的人都對我伸手張口，只有無盡的需索與要求，掏空我生命中的所有，像置身於荒涼的大漠，我的心乾渴寂寞枯竭。如果沒有來自天上人間的愛，如何能走下去？當我感覺將燈盡油枯，或者厭倦揪住我的心，我知道我必須回家了。我以回家轉換空間，暫時掙脫困境，感受從父母來的愛，讓我重新得力。正如母親領受父母的愛，面對婚姻對她提出的要求，她可以全心全意永不匱乏地給出來。

那一段掙扎的歲月，傍晚回到家，首先映入眼簾的必是爸爸坐在鏽蝕的鐵製大竈旁燒著他跟媽媽要用的洗澡水，木頭充當小椅子，望著熊熊的火焰等待燒盡時，他的身體向後傾斜，雙手壓著地面，濃煙迷漫四周，爸爸靜默無言。家裡早已裝熱水器，但是爸爸堅持燒水。他們向世界支取的甚少，但付出一切。除了下田工作之外，爸爸、媽媽還要照顧一個接著一個來到人間的孫子，張羅一家十幾人的三餐，因為大哥、二哥、三哥都選擇回家定居，他們都是雙薪家庭。生來瘦小的母親彎腰駝背，站在瓦斯爐前煮著永遠煮不完三餐。八十歲了，操勞忙碌

並沒有放過她。但他們甘心樂意，歡喜為兒媳分擔，其他人能說什麼？看到父母，我感覺自己的負擔不算什麼，我的愁苦不算極大的苦楚。有什麼克服不了承受不住的？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工作都是自己選擇的，有什麼好抱怨追悔的？

父親聽說市上所賣的玉米必灑農藥，而我自小就愛吃玉米、花生，他為我種了好幾壟玉米與花生，每隔一星期播種，讓我回來都可採收到新鮮成熟的果實。知道我喜歡無農藥的有機蔬菜，他種了各樣應時蔬菜，每天殷勤地澆水。回家次日，當朝陽曬乾了葉上的露珠，爸爸媽媽與我就忙著採收蔬菜，我們坐在龍眼樹下，一根根一葉葉整理那肥嫩的蔬菜，或者聽媽媽說話，或者專注而靜默，因為不久我就要離去，帶著大包大包父母厚重的愛，像鄉下人入城那樣回台北那個繁華的都市。二十幾年來，這是父母盡他們所能給我的愛。

5·

到了父母身體漸漸衰老時候，醫院變成他們的家。

起初母親被父親發現昏倒在田間小河旁，立即被送往彰基急救。我從台北跑彰基，每天晚上往返，如同跑自家的廚房，計程車—火車—計程車，把它變成一條非常近的路。在加護病房，一家大小團團圍繞著母親的病床，母親以為她在家裡，她快死了，她環視每一個孩子、媳婦、孫子，靜定地注視著似乎要在最後一望把親愛的人牢記腦海，然後不改引用佳句的積習說道：「『生有日，死有時。』每一個人都要走這一回的，所以不用為我悲傷；我也不牽掛你們，因為我已經把你們栽培長大了。現在我要走了，趕快把我所買的很水的老嫁妝拿來替我穿上。」她在第一次病危時刻已提前四年把臨終遺言說了。

「父母疼子人人有，孝順父母世間無幾人！」母親常常如此唸著，她對兒女無多期待。父親身體尚稱安康之時，也會神色蕭索地說道：「我老了，會自己去墳墓前蓋間草寮自己等死。」「阿叔，你不要這樣說！我會照顧你的！」父親的話，意謂人老去不要麻煩兒女，但聽來心酸。

也許因為一開始我把母親帶到台北就醫，親自照顧，直到母親吵著要回家才送她回去。此後父母就醫，父親都選擇不遠千里來台北馬偕，我想是因為我的緣故吧！他在住院期間聞說我要出國，對我說：「如果你不在台灣，那，我怎麼辦？」父親從來自尊剛強，不肯求人，說出這話，其實不容易。而我還有母親與妻子的腳色，我提醒父親：「除了我，還有哥哥、姐姐可以照顧你啊！」

父母住院常是一個月以上，通常是沒有上班的二姐白日照顧，我負責晚上。下班後，立即煮飯、吃飯、洗澡，然後到馬偕接班。對我而言，從大安到雙連真是一條回家最近的路。我閉著眼睛，都可以知道何時該轉彎、上下電梯，在左或右搭捷運。我帶著水果、點心給母親。送走姐姐，剩下母親與我。我餵她吃晚餐、水果，傾聽愛說話卻重聽的母親不停地訴說一天的生活，她以明敏的眼睛閱讀我的神情與唇語，或者接受我為她按摩，給她一個親吻、擁抱。可愛的她會指著另一邊臉頰說：「換這一邊，這邊還沒親親呢！」愛嚐新鮮的她，可以接受任何食物，包括麥當勞的漢堡、薯條與冰淇淋，義大利麵與米做的漢堡。總是非常捧場，

邊吃邊讚美食物可口，女兒孝順。我們九點就準備睡覺，躺在狹長的睡墊上，我很快就進入夢鄉，這是一大恩福啊！若不是在醫院，我不可能這時候上床的。

有時父母開刀住淡水馬偕。如同中山北路走無數遍，淡水馬偕，我一再往返。那像是一趟旅行，起初不斷地算著一站又一站，後來卻覺得那也是心靈的休憩。在北投轉車時，坐在空闊無人的候車站吹著涼爽的山風，望著翠綠的山影，感覺像郊遊一般，在這樣忙碌的都會生活，若不是為了探視父母，我怎可能從忙亂的生活中抽拔出來，在這兒悠閒地等著車，等著回家。

6·

回家本是一段由繁亂歸於寧靜，由戒慎恐懼轉回自在放鬆的逍遙之旅，但去年七月七日，卻是驚惶。

母親三度垂危，但是復原後，都能自己行走、如廁，即使跌倒後開刀，一個月後，她扶著小凳子，依然可以一拐一拐地磨蹭著地面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向前疾行。去年父親住院許久，我的重心轉移，無暇返鄉探望母親，留心病情變化，母親節前夕，她又病發陷入危急。生命堅韌的母親又醒來陪我們再過一次戴著紅色康乃馨的母親節。但是此後母親虛弱得無法下床，我知道日子不多了。雖則知道，真正大限來臨時還是令人驚恐。

自從六月初最後一次在醫院中照顧母親，爲了陪伴兒子參加指定考科，爲了寫指考國文試題分析，我延遲回家，縱然如此，我的心時刻催逼自己：「該回家了，一個月不見，父母如何思念啊！」終於七月七日我覺得非回家不可了。

我提早出門，不至於需要搭計程車趕時間，但也不是寬裕得可以慢慢等平日習慣搭乘的 22 號巴士。信義幹線一來我就跳上去。下車後我鑽向捷運地下道，想到大廳取三哥已買好的車票。這是我未曾走過的路線，我在錯綜複雜的地下街迷失了方向，緊張起來，問人，再找，仍然找不到往大廳的路，我的神經越來越緊繃，轉來轉去，碰到牆壁，總不見大廳的路標，在這樣下去我鐵定趕不上火車了，但是我覺得我非趕上不可。我問一位清潔工人，她指示方向，終於找到了。衝向索票處，已萬分火急，對方卻說處長沒把票留在此。三哥忘了，唯一一次他忘了，在這個緊急時刻，只剩三分鐘。聯絡三哥。三哥衝下來。帶著我一路狂奔，以鐵路局同仁車票證通過剪票口，衝下月台，火車已經啓動，我在最後一秒鐘跳上火車，沒有車票。

我驚魂未定，隨便選一個位置坐下來。看一會兒書，就不想看了；想小睡一下，睡不著；看著窗外的風景，感覺索然。想見父母，又想到他們日漸衰老，感覺相聚日子無多，期待努力珍惜，然而相見惻怛，重逢有何可樂？心情黯淡，什麼都不能做、不想做，只有在時間中等待時間過去，空茫茫地，心思不知定於何處？

二哥來接我。一回到家我趕忙去看母親。

母親閉著眼睛，戴著助氧氣微微地呼吸。我叫「阿姨啊！」她沒應我。她的手腳浮腫，呈淤血紫色，我一摸冷冷地。我感覺情況不太好。穿過客廳，我到隔

壁看臥床的父親。爸爸問：「孩子考得好嗎？」我說：「還好吧！阿姨恐怕不好，要去醫院。」我立刻轉回來看媽媽。突然之間，媽媽艱難地用力吸一大口氣，似乎吸不到氣似的，我爬上床去扶起她，沒有鼻息，一試她的脈搏，不跳了。我對看護說：「我的媽媽好像心跳停止、沒有呼吸了，你可以替她做人工呼吸嗎？」哥哥一腳踏進來，我說：「趕快去叫救護車，媽媽不好了！」那是下午五點半。如果不是因我回家，二哥此時不會在家。

哥哥把媽媽抱上救護車，他騎摩托車跟著趕來北斗醫院，我與看護坐在媽媽身邊，我看媽媽神態安祥，平靜如睡，我感覺她已經走了，拋下佝僂病痛的身體與我們。

這一次媽媽沒有再醒來。二哥與我在旁陪伴。再抱一抱我親愛的媽媽，再親親她可愛的小臉，我跟二哥說：「媽媽跟我們都是有福的：人生的盡頭，她有最愛的人陪伴；我們來得及看媽媽最後一面，向她道別。來，抱抱媽媽，握握媽媽的手，說聲再會。」二哥握著媽媽的手，激動、傷心扭絞著心。

如今我才知道那是母親對我的呼喚，呼喚我回家，她要當面說聲再會，教我人生最後一課：死亡的身影溫柔可親。

7·

父親說：「我已經聽到死亡的腳步聲近了，我也準備好了，不能確知的，只是哪一天而已。」

雖然「人是奔向死亡的存在」，與死亡靜靜相看之際，我卻不想枯等死亡來臨，我選擇轉身奔向你我的愛，在付出中獲得，以感恩的心數算同在的日子。我們生命連結的臍帶終會被割斷，我必須獨自挺立於世界，我早該如此，我相信我早已如此。

然而，每一片你揮汗耕種的土地，每一株你親手種植的花木，我都可以感受到你永遠的愛；你走過的足跡，你坐臥的地方，我都能覺察到你的存在。因為我對你的愛，你將永遠存在。